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門口仁
1605
2

天齊物以萬物之自然

遂真一含靈歸心性後

者不養不可在故次之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混

同庶物心靈凝澹可

以攝衛養生故以養

主次之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郭象注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

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

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

衆人也

疏

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

衆人也

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

壽命也

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

首也

首之類莫不称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

極也

涯

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

美名也

勝者雖復絕聳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

美名也

智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知分而

知分也

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

不知也

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

有限極也

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疏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逃

逃也

慊苦輩又足也

銖十杰之重曰卜

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
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無極之知安夫生也有限智也無限是以用有限之得而不困哉疏生尋無極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爲智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也
殆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爲之學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太
也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閼然與疏支有
學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於善惡故爲善也無不近
乎名譽爲惡也無不降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不足以
救前知適有疲役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疏爲俗
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爲經順中以疏緣順也督中
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貞常
之德處夷任物與世推迁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

二偏、善惡也

通

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道可以盡孝苟得中而眞度
也支養生非求過分則事事無不可
蓋全理盡孝而已矣疏支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
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
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外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
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又言丁名也
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下角刺也踦言庖
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
蹈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折砉然騞應進奏奏刀騞
然大解此蓋寄庖丁解猶
以明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
首之會言其目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疏來林殷湯條名
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施疏也經首咸池条

蹠居彼及善向呼賜切
徐許賜切崔音登又高賜
切李又呼歷切司司馬云
皮骨相離吉離許又切
郭許亮切本或無嚮然
之然字蹠嘴獲切徐許
切向他變切又音麥崔
立日逝蓋大於若也蹠

章名則堯，條也。庖丁神形從容，妙盡牛理，既而解割聲響，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

君曰：譖善哉？技蓋至此疏。譖，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枝

矣。直寄道理於枝耳。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触途皆碍。其理間。但見其疏，操刀既久，頗見理間所

好者，養生之道過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於解牛之枝耳。

者，未能見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

其理間。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碍。二季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疏，操刀既久，頗見理間所亦猶。初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眼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會膚肉之間爲溝隙以具脉理也

視

闇與

遇會也。經乎

一十九季，合陰陽之妙，數率精

理會疏。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效

契至極，任心盡以虛

照，豈用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癡，縱心而順理，疏

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主於聲，之類是也。既

而以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合

順理而行善，卷

生者，其儀亦然。

依乎天理。

不橫截也。

批大郤。

有際之處曰郤。

批大郤而批之，全離。

節解窪空。

窪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

窪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

批大郤，窪空將空道有

之處，用刀而批之，批，擊也。令其筋骨各相離，與亦猶

分心，不貪生以夭折也。

批大郤，

有際之處曰郤。

批大郤而批之，全離。

節解窪空。

窪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

批大郤，窪空將空道有

刀不疏。

目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目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分別也。

枝經肯綮之

未嘗枝之妙也常遊叉於空而况大軛乎軛戾太骨鷙
未嘗經槩於微碍也矣刀叉者也

肯綮肉著骨處也軛大骨也支枝術之妙遊叉於空疏
微碍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休真空
細惑尚不滲心空細惑尚不滲心鹿塵豈能累德良庖歲更方割也

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爲心者矣
中臂而折刀也疏觸境皆碍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

季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叉若新發於硎石也疏硎
季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叉故其刀鋒利
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知穿有和光處世歎盡善
陽雖復千變萬代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堪凝然

矣彼節者有間而刀叉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之

乎其於遊叉必有餘地疏

彼牛骨節素有間郤而刀叉

入有間之牛故遊叉恢之必寬大有余矣况養生之士
休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
適間暇有余境智相眞不土不異是以十九季而刀叉若新發於硎疏

重疊前文

結成其義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交錯聚

戒視爲止不復屬目

行爲遲

徐其

筋骨交聚盤結之

遊叉於空善見其理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難
難爲其悚惕戒慎專視徐手况休道之人雖復達彼鹿
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勢甚微譁然已解

得其宜則

如土委地

理鮮而無刃，謙化古，及謙然，骨

用刀少，則鷺力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

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望碍，境智冥合，能節

混然，^上提刀而丘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下逸足容豫

疏解牛事訖，困放從容，提擎，鑿刀，彷徨涉倚，既而風韻

疏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爲之躊躇，自得養生，

會理，其善，^上而藏之，^下旅之也，^上疏，^下善能保愛，故拭而弢之

義亦然，^上善勞而藏之，^下旅之也，^上疏，^下况羨攝生人光而不羈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美生焉，^上以刀可美故，^下知生亦可養故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養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

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上介偏別，^下公文名，軒宋人也

之名，^上疏，^下右師官名也，介別也

公文見右師，則定故驚問所由，於天與其人與，^上知之所，^下無奈何，^上之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是知

何犯忤而致此，殘刑於足者也，天與其人與，^上無奈何，^下天也犯其

所知人也，^上疏，^下爲稟，^上天然，^下燭茲，一足爲犯，於人事，^上人

所知人也，故被罰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上人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上偏別，^下獨，^上支師，^下一家之知，^上夫知之

之所無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是知

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上疏，^下明闇形

之虧全並，稟皆天然，非偏別，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

殘，亦是天生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處，其形不知

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人之貌有與也，^上兩定俱行，^下曰有與有

命，^上命，^下命，^上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

務生，^上務生，^下務，^上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

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己，^上疏，^下與共也，凡人之

疏，^上與共也，凡人之

行烹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穿通否恭愚智虧全定平冥兆非由中正拙達斯理趣者方可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平焚中也斲求全生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也焚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食哉

疏求也焚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焚籠而求服食譬言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惟適情於林嶺豈企願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志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鶴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通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弔

弔

名字世外老子也

此注老子當平王之時云
恐誤狀老子周定王之時
生也自平王至定王六代
也

號而出人吊亦吊人號亦號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聃字伯陽縣當周之平王時去周西渡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生死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吊奚泊三號而俯跡老子曰怪其人同凡事縕而出也矣弟子曰非文字之友耶不倚戶觀化乃至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吊豈三號也白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間曰然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未然耳故若斯可也疏猶

也動寂相即内外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疏冥符故若斯可也秦失初始入吊謂諸災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吊焉有孝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之所以房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甚爰疏斷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恰也疏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甚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息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若有本分疏是指出倍加地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鷺於憂刑杀之境雖楚魏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疏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条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撫楚卒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儀適去爲丈子時也生也適去爲丈子順也理當疏夫子者老君也秦失源故適外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也安時而處順哀条不能入也支哀条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我不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疏安於生時則不厭任其所受而哀条無所錯其間矣疏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患於死子变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条無措其懷矣以有係者爲懸則無係者懸解也懸帝者天也爲生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疏死所係者謂懸

則無死無生者懸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避天刑馳驚憂樂乎玄此注失之遠矣遠矣苦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懸解乎爻勢前後自相銜指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指穿於爲薪火傳也薪盡也爲慟之徒非閔老君也也前薪以捐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支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疏窪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后相續大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故俱遷故吾新吾曾無孫恋未始非我故繼而不絕者也不知其盡也支時不再去命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支養得疏夫迷妄之徒役情執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疏固豈知薪薪不往全

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本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爲繁中將爲善合於第一指穿合於老君惣成五章無所猜嫌

莊子內篇養生第三

此人間事當歸著
也

四科德行政事多言語

是也

接物、人間交亂萬物難
接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郭象注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

而
其縣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疏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

千門人之中惣曰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跡偏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說此聖賢將明心齊。曰奚之疏奚何之適也質問之術也。孔聖顏賢耳。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將之衛疏衛易是也此則顏荅孔問欲行之所也。曰奚士

爲焉疏 欲往衛國何處云爲重
責顏面行季意謂也矣 曰回聞衛君其季壯其

行獨

不與民疏

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聩

爭華

也荒淫昏亂縱

暴而不順物心

顏子輕

軒冕塞踏故君入者

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

之用國不可輕之也

疏愛重黎元方欲輕

茂其用欲不

顛覆其

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諫也

疏故百姓惶懼而垂聲有過

而無敢

輕用民死

輕用之於死地

疏

不疑動靜泰然自安乃

諫者也

輕用之

疏於死地輕用國民投諸死地也

死

者以國量平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疏蕉中芥

稱而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也

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

爲量若舉鳥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

民如敷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

疏

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乃

回嘗聞之夫子曰沼國多

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疏

度冀也幾近

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湏規諫

顏生今將化衛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莫其近於善道譬彼醫

門多能致疾方茲賢士必能極

難荒淫之疾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諉若殆往而刑

耳其道不足疏譎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

以救彼患疏術淺未定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

者也

支道不欲雜

宜正得其人

疏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然而

不救若支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

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丁愈也

疏

在純粹必其喧

者也

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必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疏諸於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已道然後極救他人。未有已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引古人以爲所存於己者未定，荷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應物鑒誠，不虛心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得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戈。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疏支惟虛心以應務志，智以參真，寄當於人之所行也。疏群戈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已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鬪戰，胸中有荷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且亦知支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由乎？哉德蕩平名知出。

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所以橫出者，無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支德之所以流蕩喪真爲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支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遺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之器盡不。行於世。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疏矼，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內勃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而強以仁義繩墨，言術暴人，前者是以人諫之心也。

惡有其美也

支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

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譽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

疏

繩墨之言即五息聖智也回之息信衛君

麟近也

述先王美言必遭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

君憎惡故不可也

適不信受則謂與疏

余名也衛候不達汝心謂汝斷害己無名而反害之疏於已既遭疑貳必被反薦故也

若殆爲人薦且苟爲悅賢而恩不肖惡用而求有以

異

苟能悅賢惡惡心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苟爲明君則

不苦無賢臣

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介往必蒙害

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殆近也

夫歎也汝若往衛無心而應無往而不可也疏必近危亡爲暴人所從害

深可歎也且衛候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

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汝至於彼亦何異

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無入而闖其捷

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詔言也王公衛

之勢而角其捷辨以距諫飾非也

疏候也汝若行衛

唯當默尔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候持千乘之

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闖其捷辨汝既恐怖何暇匡

技也

而目將英之入眼眩也

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

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

彼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

口將管之不暇

疏望既高

容暇、容之暇也

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管畧無容暇、容將形之蹠、形見也既委順而從擎跽曲拳、形跡斯見也。心且成之、以從彼也、蹠順亦乃内心和同、不能進善、而更成彼惡故也。是以炎焚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蹠救水、波浪於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候之暴、不能匡正、乃且釋已、蹠豈直外形從勸可謂益多也。順始無窮、尋常守故、千慮一失、乃且釋已、若殆以不信用則雖誠心獻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于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龍
逢

比干居下而任上、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日之憂非其事者也。疏紂姓閔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割心、偃拊猶桀養也、拂逆戾也、此二字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意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援古證今、足爲垂鏡。是知顏回化衛理名逐利、遂至於是故也。故其君目其修以擣、人是好名者也。勝君之名也、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复桀殷紂無道之君、自不揣量、猶貪譽故曰賢臣之修飾肆其媢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是故也。昔者堯攻叢枝、晉文公攻有扈、國爲墟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慕君非徒求、恣其欲復、乃疏來客、但所求者非其道耳。疏堯禹二君已冥。

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列鄴縣是也宅無人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倉廩為遂使境丘墟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顛頽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古共

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

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疏支庸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疏人暴主貪利求名雖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况顏子匹支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疏掌試也汝之化道雖復未弘既欲請行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疏端正其臣之敬虛豁心慮竭臣諫之勉而一言遜而疏勉厲身誠既義高免敢述所以耳

奉國言行忠則可平疏如前一術可以行不曰恩恩可言未可謹終無差一則可行不曰恩恩可可也疏恩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疏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疏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以剛色至也疏猛之性滿實内心強暴之甚彰揚外跡色不定喜怒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無常疏神采氣色曾無定準莫之疏爲性暴虐威猛尋常敢逆疏謙士賢人詎能逆逆曰案人之所惑以求容與其心疏支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疏案抑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後心也疏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箴規感動君乃曰其忠諫而抑挫之以求快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名之曰曰漸之意不成而況大息乎言方少多無疏衛侯無固降衛君指也——德言無固氣降今之意也降參心也

已久日將漸漬之息尚不能成將執而不化故守其飾非間主不能從人諫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爲善者也

可乎

外合而內不善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也

疏足恭外形擎跪以盡

不敢言數以此請行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矣乎然則我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面更說前陳二事已被詎

結合此標題自下釋其義顏生述已以簡宜是也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己言斲乎

而人善之斲乎而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

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若平天理推己性全

於人也疏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加於人乎此虛懷庶其全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若嬰兒

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向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

故人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爲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札也人皆

夢之吾敢不爲衆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疏支外形

順世間者將人倫爲徒類也擎跽磬折曲躬俯仰舞伏者人臣之札也而和尙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爲耶是以爲人是之謂與人爲徒外形委曲隨所爲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爲徒人事之所當

謫真華文

爲者疏此結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疏忠諫也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實疏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跡有諷責之旨也徐徙協名向比煩又謀李云安也崔云間謀也

括八安也靜也

也非吾有也疏窮古以來有此忠諫非特我今日獨起識塊者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爲病無以病我也疏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與古爲徒疏此結前也若是則可平疏程此三条仲尼曰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条疏謀條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条太傷公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括故於何而可也雖固亦無罪

止衛花道也
挾戶牒又

雖未弘大亦疏設此三条雖復固陋既未且不見咎責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雖然止是矣丈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猶師心者也三術以適彼非無心疏丈聖人虛己應將無心譬彼明鏡而付之天下者也方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友思慮可不既非忘懷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生趣無方更請聖師度聞妙法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三術一朝頤盡化衛之道進志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爲作便乘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妄道誠未易者也夫有其心而爲作便乘心齊易天徐胡老及向云韓易邪桀及後皆同向崔云輕易也

肝、明也盛良也

天自得也

顛天、命謂尊也而謂之

塞六神也

齋、修禱亂鹿道之心齋

神日齊也

輩、徐許云及

齋、修禱亂鹿道之心齋

神日齊也

不_{スカニ}宜_シ以有爲爲易疏亦雅云夏曰皓夫言其氣皓肝
魄天之下不見其宜也疏也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
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食也輩辛菜

也齋齊也謂心

跡俱不染塵境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白是
無輩可茹簾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爲齋不_{スカニ}是
祭祀之齋非心齋也疏尼父荅言此是祭祀神君獻宗
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仲尼曰若
也

晋去異端而任

一志

獨者也乎

疏符獨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

之術耳根塵寂不疑官

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疏

耳根塵寂不疑官

坐氣之深深

符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疏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
彼知覺取此虛柔遺之聽止於耳疏不着聲塵止於聽
又遣漸階玄妙也乎

心止於符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
也

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

道集於懷也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

虛其心則至此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

道集於懷也疏如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

未始得使實督回也未始使心齋未稟心齋之教猶

能體以忘身尚未其身既得心齋之

謂顏回之實有也得使之也未始有面也既得心齋之

能體以忘身尚未其身既得心齋之

封、桎梏也

無八室也

盡一理也

疏既得老子之教使其人以處齋_{トヤ}可謂虛乎夫子曰盡_{スル}

疏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_{トヤ}可謂虛乎夫子曰盡_{スル}

兵疏_{トヤ}丈子向說心齋_{トヤ}之妙_{トヤ}於斯_{トヤ}

名_{トヤ}

於實而止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放心自得之場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放心自得之場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放心自得之場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放心自得之場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放心自得之場_{トヤ}

疏_{トヤ}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捷_{トヤ}其

毒_{トヤ}

寧治也_{トヤ}崔本作_{トヤ}

毒_{トヤ}食也

應者住彼耳_{トヤ}不強應_{トヤ}

疏_{トヤ}若已道抑衛候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

必遭於禍害_{トヤ}

疏_{トヤ}不入耳則宜絕口志言示物強顯忠貞

未如覩應感_{トヤ}

疏_{トヤ}一宅而寓於不得已_{トヤ}

然者也體至一之

宅而會爭必疏_{トヤ}容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_{トヤ}

然之符者也_{トヤ}

疏_{トヤ}正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_{トヤ}

疏_{トヤ}則免矣_{トヤ}

疏_{トヤ}盡_{トヤ}

疏_{トヤ}盡_{トヤ}

疏_{トヤ}盡_{トヤ}

疏_{トヤ}盡_{トヤ}

粗音廣

下句

魏晉集解皆改舞學

心也

知知_{トヤ}八音智下寧下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_{トヤ}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_{トヤ}夫鳥無六

虛之空無由有化物之實也_{トヤ}疏翻必不可

虛空生白 崔玄、白者自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愈心能生虛則純白德生矣。

三智 摧實也

闕 徐若元曰：闕云空也。

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闕者虛空生白

空者也。室虛而

絕白獨疏 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觀察萬有悉皆

生矣

疏 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而智惠明白。

徇 辭俊又辭倫又

隨用而生

吉祥止正 支吉祥之跡集者。吉者福善之

自道也

吉祥止正 至虛至靜者也。事祥者嘉慶。

之微止者凝靜之智

言吉祥善福止

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謂坐馳 若夫不止於當不食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

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其宜

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所化也

萬物無貴

義亦作犧或作

戚

喪息喪文

卷之四

徐女酒多雀系而行

紐也。易繩簡文自盈本也

散 卷之四李放也。雀云德不及聖三疊。

跋之所紐也。伏羲九迹之所行繩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無貴

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

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

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欲聖可以得聖乎固

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目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

之自見目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

生之故見目而求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恥故心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

矣是指出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齊等法能造化萬

物。草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即太昊

矣

聰本聰

喪息喪文

卷之四

徐女酒多雀系而行

紐也。易繩簡文自盈本也

散 卷之四李放也。雀云德不及聖三疊。

跋之所紐也。伏羲九迹之所行繩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無貴

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

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

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欲聖可以得聖乎固

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目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

之自見目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

生之故見目而求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恥故心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

矣是指出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齊等法能造化萬

物。草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即太昊

矣

葉，章攝子高楚大夫爲

業縣尹，齊侯稱其德，沈名

諸采字平高

將使所更又註云下待

使

尹、官也

成，別名也

凡迹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復禹虞舜以爲應物，細緻伏犧。凡迹行之以變其身而況世間，凡鄙疎散之人輒

轍，此道而欲化物。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

重其使欲

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

有所求也

疏名諸梁字子高食葉於

葉，晉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爲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

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爲呂望

周武王封大公於管丘是爲齊國齊楚公國鎮好往來

王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

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

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

恐直空報其敬而

齊侯跡亦往來心無真寔至於迎

不_肯急應其求也

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

依允奉矣既

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甚懷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乎五等如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者也矣。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丈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歡適也。故諸梁事若不成則怒矣。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疏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疏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水炭於五歲矣也。疏喜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變昔日之憂爲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歲水炭聚結非患如何。故下文云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前聖公之指齊也張前也
自本清也
孰衆家本並然簡文
孰作熟

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是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
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疏前墮不以憂喜累心者其
唯盛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
所饌儉疏臧善也清涼也羨食嚴重心懷怖懼執用麤
薄也疏食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爨人不欲患涼
燃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永我其內熱與
而內熱飲永者誠憂事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永足
之難非羨食之所爲也明怖懼憂愁内心燒灼詢道
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平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入道之患是兩也

刑綱斯及有此事未歲則唯恐不成耳若
患何處逃懲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
刑綱羅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
於外也疏之患也事若班外必不成遂則有入道之直

集解所作

未使謙言也

刑綱斯及有此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
我來疏未爲人臣溫充未使位高德薄不足以任之仲尼

曰天下有大戒一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戒法也寢宇
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

二事義旨具列下文結固不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
可解也疏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臣之事君

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
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疏夫君臣上下理
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固必然故忠臣
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授非閑天性然六合雖寬
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

解子愛親之心固結不可解也

無勞進退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時結成以前君解則不足戒也

疏

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

也疏

夫孝子恭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十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疏

夫禮親事主志盡忠貞事無夷險安之若食豈得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矣

自事其心者哀条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食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食也而安之則無所遇爲食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体哀無条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歲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况於君親哉

疏夫爲道之士而肯安其心智者体達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爲一故能涉哀条之前境不輕施知窮達之必然豈入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爲人臣子者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事有必至理固當通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疏

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擇志身整弊固是其宜

行可矣

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

然未見能成

疏

既曰行人無容悅惠奉事君命但其事者也

其事者也

疏

當適齊有荷閑暇謀生慮死也

丘請

復以所聞几父近則必相靡以信

信驗親相靡服之遠

則必忠之以言。詭以言凡交遊隣近，則以信情靡順。
仲尼引已所聞。傳意也疏相去遙遠，則以言表忠誠。此
勸戒諸梁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言之疏以言表意，
彼此相投，乍相喜怒。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疏或遣人傳
爲此使乎人間未易。夫兩喜必多溢羨之言，兩怒必多

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
必當過。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疏類似也。夫溢當之
者也。既疑似使。責人妄攝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疏莫致疑貌也。既似
信之心莫。莫矣疏莫致疑也。足者，妄作遂生。不
然疑之也。

莫則傳言者殃。

就傳過言似於誣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

也。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
疏傳語使乎殃過斯及，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爲使實難必須採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中時喜怒致兩言雖闕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弗。孔子言爲當來之輒。輒也。且以巧鬪力者殆乎陽。本共好戲常卒，乎陰。欲勝至潛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逮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企世間喜怒情變，例然此舉。聞力以警之也。

多奇巧。不復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以札飲酒者。

始平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常卒平亂。湛酒澑水也疏。獻酬自有倫理

旅，衆也。頃飲自歸，連飲。

昌黎

郭注秦作太

精、達言也。

倒辨之後無復尊卑初正卒夫至則多奇樂潘荒縱橫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之爲譬。

踴宴賞既醉荒淫斯甚當歌舞樂舞無復節丈多方奇異歡樂何極也

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

必至之踴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

勢也

踴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

於微此夫言者風波也故金喻也夫言者風波也故

金喻也

踴夫水因風而起波譬惡曰言而喜怒也故目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夫風

波易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

也矣

踴風鼓水波易為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足偏

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踴夫野獸目窘迫理茀然暴怒俱生脾以相對之踴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茀蹙心生脾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是起譬也克核大至則必有不

也矣

故忿設無由巧言足偏

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踴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耳踴每為浮偽巧言偏辭詭

故也

侯之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勵譬之野獸

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踴夫野獸目窘迫理茀然暴怒俱生脾以相對之踴之窮地性命將

死

死鳴不擇音氣息茀蹙心生脾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是起譬也克核大至則必有不

也矣

故忿設無由巧言足偏

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夫冠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

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矣

踴責核逼感物理自然是知踴則失君寬則得衆也

苟爲不知

其然也孰知其所繆

苟不自覺安能知夫急躁忤物

踴必拒之理數

達言——君命兼胥侯傳
君命別言句不加也故
无廷

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
肖應之則誰知縛後之禍者耶故法言曰無遷令實也
疏兼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無勸成任其疏直陳君
事情無勞勸獎臨時喜怒輒爲迂改者也過度益也強令成就也
過於本遷令勸成殆事此事之疏故改於君命強勸彼
度也美成在人美成者任其時化譬如心之所羨寧意而
殆羨成在人羨成者任其時化譬如心之所羨寧意而
之種植不可一朝成疏成不由勸獎故能長
久思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強心之所惡強勸而
改可不慎與疏處涉人世雖命使乎成不及多時尋當
悔寄物以爲疏先聖法言深宜戒慎成不及多時尋當
心遊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託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仕理之必然者中庸之微疏不齊
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義中和之心疏已者
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乎齊所報之實何爲爲疏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頽當
齊作意於其間哉疏頑生柳度爲齊作報故也莫若
爲致命此其難者一直爲致命最易而以疏直致變情任
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喜怒施心故難也疏於天食甚自
也太子聃聃也顏闔自魯適衛是衛國之人故言有入於此將而問於蘧伯玉有入
於此其德天殺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太史聃聃疏魯之賢人
爲儲君之傳故諭道於哲人是衛國之人故言有入於此將

與之爲晉方則危吾身支小人之性引之輒制則
踐方法裏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軌制憎已

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淫顛蹶所以亡國其知適

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曲已故

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踐已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弊首

之憲不知道之由已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踐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遽瑗故陳其所以

遽伯玉曰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身也哉又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踐戒勗也

可掌耳防慎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歎其能問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真若就心

莫若和形不乖近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札心雖然

和而不同踐智和順跡混而事濟之也

之二者有患踐前之二十條略標方術既入者遂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就不欲入形順與同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者自顯伐也

踐心智和順方便接引推功

和不欲出者自顯伐也

踐儲君不頭已能斯不出也形就而入且爲顛覆爲

崩爲蹶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擇持與彼俱踐顛覆

絕也崩壞也蹶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心而

不擇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得而親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變物爲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已智不能

離九晦迹故有濟彼之名胸噴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

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卒同光塵然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踐

無疵、無病

孽故以事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於無疵也

汝、顏園也

物其道實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却顧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畝無界畔縱奢後貪求任凶猛之殺戮然後道之以德齊之以札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螳螂平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戈之義者也

丈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

螳螂有斧蟲也丈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車轍之臂也

敵雖復自持戈能之義善而必不勝舉其職生

螳螂平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戈

喻顏闔欲以己戈能以當衛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義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義以

犯此人危殆之道也

跋汝也絕危也

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戈能自矜汝義犯觸威勢必致危亡也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

汝不知丈養虎者

心而遂怒者

汝頗知假令以死

知其所以怒

而慎之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移之怒也

恐其目有殺

汝

心而遂怒者

汝頗知假令以死

知其所以怒

而慎之

其家之怒也

日用其力而怒矣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

汝不知丈養虎者

心而遂怒者

汝頗知假令以死

知其所以怒

而慎之

疏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

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

汝不知丈養虎者

心而遂怒者

汝頗知假令以死

知其所以怒

而慎之

養也。惟道既同，養也。

義也。育也。及註同矣。

作矣。同。盛矣。育也。及註同矣。

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疏支順則逆節則至親交兵，疏悅媚虎狼。

可以馴押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疏悅媚虎狼。

五養已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夫愛禽獸者以筐

至賤以大廬，盛之情，矢溺至賤而以寶器，廬大端也。愛馬之

盛矣以蹶，盛謂盛之愛馬之至者也。疏影意在貴重屎溺

至賤以大廬，盛之情，矢溺至賤而以寶器，廬大端也。愛馬之

不時掩馬之不意，則金銜駁首碎胸，掩其不備故，疏僕

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畜畜群聚緣馬主既愛惜卒然

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

缺銜勒，搘破嚙頭人遭

蹄踏碎胸駁首者也。意至除患卒然拊之以致駁碎失其所以疏亡猶失

耶。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疏也意

所在，在乎愛馬，既以駁搘，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

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害，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五

石之齊至于曲轍見櫟杜樹疏之適也曲轍地名也。其

有轍轍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杜土神也。祀封土曰

杜杜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杜。而五是工人之通

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曾適齊，隆經曲道，覩茲異

木擁腫不林，欲明處涉入間，必湧以無用爲用也。

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畝疏常木枝葉覆蔭，數千牛

以繩束之，周廻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

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轍之樹豈蔽

千牛以此極量。

數千之本是也。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

者旁十數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峯岑七十余尺，然后

挺生枝幹，蔽日梢，爲船者旁有數十

雄雌木稱也。

敵也。必世，秦云牛住。

其旁而不見。

繫向徐戶結，秦文虎。

結又。

百畝李，秦云牛蓋。

十丈也。

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或云八尺，或云七尺，曰仞。

千仞，或云八尺，曰仞。

結馬，連結也。

峯，聳貞又真貞也。

伍伯、伍臣子也。崔本亦作石。輶，丁当。壓，塗。又於瞻及。

木之大，蓋其狀如是也。觀者如市，伍伯不顧，遂行不輶。疏，輶止也。常者，甚衆。唯有伍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弟子厭觀之，走及伍石，腐，扶角反。若此怪大也。伍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曰已矣，勿言之矣。疏，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辭，責訛令正而勿言也。故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踰。徐木，体重爲船，即沉近玉，多敗爲棺槨，速，如字向崔本作數。向，前槧及下同。廣陵散曲名也。速析，蹠散之樹，終於天季，亦是不材之木。故致，開散也。以爲哭則速蹶。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槧以既蹠，脆早毀，何疑也。

爲門戶，則滾精以爲柱，則蠹疏。構脂汗出也。蠹木，內蠹出，爲梁柱，則蠹而不牢。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疏。閑散蹠，脆故不翁之木。數故曰散木。疏，涉用無堪，所以免早夭。近石歸，條杜見夢曰：汝將恩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爲疏。恩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爲文木。疏，木也。近石歸，寢條杜感夢，問於伍石：汝將何物比？並我哉？爲當將我作不材散木邪？爲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蓏之屬疏。瓠，在樹曰果，粗梨之類，在地曰蓏。瓜實熟，則剥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禦，加文彌，惄之。

桔打也

釋普保覲吾孫文

不繩其天李而中道夭旨搘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苦
是物皆以疏支果蓏之類其味甚食于費既熟即遺則
自用傷疏落於是大枝折損小枝幾盡此豈不爲本
味能羨所以明苦其生累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
落乃盡天李中塗打擊名爲橫矢而有識無情世俗人
物皆以有用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桔打也

且予求無斷可用父矣義死
乃今得之數有瞬視已者唯爲予太角

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株社未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
疑是文木頻去顧眄欲見誅剪懼大斧斤墮平死地今
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太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右臂且得有此大
也邪若有用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必遭翦截且
必見伐疏夭折行斧豈得此長大而壽乎

郭子作人

也若與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疏

也與物豈能相知

奈何哉假問之辭而幾死之散人又思知散木

匠石以不材爲散木杜以材能爲無用故謂石爲散人
也炫才於世俗故墮於夭枉我以疎散而無用故得
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
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疏

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曉中占候其夢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杜何耶猶嫌其以爲杜自榮疏

不趣取於無用而已疏

其生者則何爲爲杜以自榮乎門人未解

故起斯問也曰密苦無言彼亦直寄焉杜自來寄耳非
也疏若汝也彼謂杜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彼
杜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株爲冠也

以爲不

覺白堦文司馬雲
論占勸也

苦可若

○誦季子呼豆至徐墓

○厲賈子司馬至西

卷之四

廿二

智者詒勵也

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者也豈篤哉

不知我以無用爲用貴在全生乃橫宋

寄誰深見詒病龍爲羞耻豈榮哉

聖子涉名龜本作荀

仲

木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繼不近於荀伐之害乎

疏本以疎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

假令不爲社樹豈

近於荀伐之害乎且也彼甚所保衆異

彼以無用爲保而衆以有

保疏疎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

也汝以社譽人無緣近也乎

疏丈散木不材稟之造物

杜神寄託以成詧廣更

南伯子綦遊平適之丘見

商丘司馬今梁國

雅陽縣也

以杜義讀譽失之稱遠

隱窟在於鄧州本亦
作鹿甫至又悲位及
崔本作鶴云此也

蘋音賴翟本作賴向云
蘋可以隱耳千乘也

焉有翼結駒千乘隱將其所賴其枝所陰可以
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
地名在梁宋之境駒馬千乘蘋陰也子綦於宋國之中
徑於商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木高長枝葉茂
盛葉陰布影陰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駒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疏子綦既覩此木不
能故致

斯大支仰而視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樑倚而見

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疏軸解者如車軸
也周身爲棺槨完也周棺爲槨支櫟棟湏直之謂轉心木
拳曲所以不堪棺槨籍卑觸散所以不固也

呴其葉則

口爛而爲傷喫則使人狂醒三百而不已疏以古喫

喫音墨季云在齋病

酒早

呴食啖文

李云如衣軸之直解

也

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悶不止醒酒病也

子綦自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莫大也疏

通体不材可謂全生之本才衆諸無用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失方斧而簷庇千乘也

矣嗟呼神人以此不材

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抒支何爲哉亥默而已而群木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顯也故天下條推而不厭棄萬物疏

支至入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跡人間和而無害也疏光所以不羈故能深根固蒂長生之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被絳杜方茲異木是以嗟嘆神人用不材者大材也

宋有荊氏者宜

楸柏桑疏

荊氏地名也宋國有荊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爲材用此畧舉文木有材所以大抵對前散

其拱把而上者永徂猴之杙者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林以職爻又羊稱爻郭早羊爻司馬作孔晉李云欲以禡戲狙獲也崔本作晏音跋云痴也

動之疏

兩手曰我一手曰把猶猴猱也棧繩也亦棺也高名榮頭也三尺四尺之曲其木稍

猶猴也

三曲四曲永高名之麗者斬之疏

麗屋棟也亦曰小船

大末榮花高屋頭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曲八曲貴人富商之家永禪傍著斬之疏

棺旁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下

尺圓其木極大富貴之屋商買之家

未大核爲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故未縗其天季而中

道之天於斧此材之患也

有材者未疏烏有用故不能無惜也疏造化之季

而中塗天於工人的手斯

背以其才能爲之患害也故鮮以牛之自頸者與豚

之亡寢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者

此三者必妙解徐玄賈又詳

賴息黨又司馬云領也立與徐苦楚又司馬云高也頹折故鼻高崔曰仰也

創也適河司馬謂

沈人於阿桑也

卷之二

大
四

選騎具然后疏 稽額也尤高也疾下漏病也巫祝陳薦
敢用 跖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湏精饁純色
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令乃有高
鼻折額之豚白額不驛之犢瘠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
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入汎
河以祭何汎西門豹爲鄴令左斷之即其類是也

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祭不材者，

平視於此亦
不外者，全也

知所以爲不祥也此

乃神人之所爲太祥也。支全生者天下之所謂太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太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所謂太祥神人不造。疏男曰魏祝者執杖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二者不堪享祭故弃而不用以爲不善之物也。然神圣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支全生是知自賴九鼻之言旁病不祥之說過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天人

適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
以爲吉祥大善之事也

筆氣支離疏者傾隱於脣肩

於頸跳引四肩

中支竈折百体實
月脣高於頂，上形
是上兩髀爲齧

形容如此故以支竅名之會撮會撮高竅五管五臟腧脉也五臟之腧並在人背古

人頭髮眉近頑後今与
頭髮悉皆向上兩脚髀
挫鍼治癆足以餉口疏

人肉感病，僵僂，頭一使，藏胸
股，繫縮而迫於脇助也。
拌鍼，縫衣也。治解，浣浣也。餉，
也。膚，皮也。身力，以餉養其口命也。
銅

鼓怒措精足以食十人
又解鼓怒謂布蓍敷卦
也或掘市以供家口或
十人上徵武士則支南
也

疏篴小箕也精未也言箕掃市
場散箕篴播揚土簡精庶也
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辨精靈上
賣下活身免所得之物可以养中
攘臂而遊於其間持其無用故
不自甯匿

也十

卷之六

王則支席

ノカケテタキラ

游於

六間持其無用故不自甯匿

項、如字。作項亦如字。司
馬云：「卷崔頃縮也。淮
南曰：脊管高於項也。
食肩，又徐古活，又向
音活。撮子外，又向徐子
活。又崔云：會撮項椎也。
指天司馬云：會撮鬚也。
卓者，髮在項中，脊曲頭低。
故髮指天也。向云：兩髻疎
而上會，撮然也。○管崔本
作莞，在上。李云：管，蹠也。
五藏之蹠皆在上也。○蹠本
又作蹠。同音陞徐，又甫婢。
又崔云：儻入腹，在蹠裏也。
○蹠許効，又司馬云：脊
蹠，堅故。與蹠並也。○挫
徐子臥，又郭祖禾，又崔云
挫鍼，鍼衣也。○綈佳賣，又
司馬云：院衣也。向司崔作

離音絰。餉徐音胡李

云食也。崔云字或作且或

作餉。鼓矣初華文徐又

音煥。司馬云鼓饋也求其

曰矣。崔云鼓饋也求其

龜也。搘精如字一音所

米同精。崔云搘精卜卦占

兆也。鼓饋搘精言賈食

字則當作斂。崔云簡

音嗣。攘如羊文。皆於

其間如字。司馬云簡裏也。

崔本作攘。其門云開

門辟也。匿女力爻

三鑄。崔云解。四吉

鑄。全易通六十四

支一。周易六十四

踰過蕃者事徵。未勇丈殘病之人不堪征討。上有大役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窩匿。上有大役則文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故也。踰爲有固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役則不與踰者也。

六石四斗日鐘君上憂怜艱寡矜恤貪病形殘既車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支與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縱其禾黍以克其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由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宜而無跡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與离其德者也。

踰支與离其形猶志形也。支與离其德猶志德也。而况矣。踰支與离其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志德。支志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爲而不待推功名群有與物具而無斷忘。

惟聖人乎

孔子適楚往接輿遊其門曰鳳號鳳號唯聖人乎

何如德之襄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

盛衰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

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

鳳號鳳號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端之鳥也有道

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襄亂之邦者耶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趣當盡臨

時之宜耳踰當來之世有懷道

食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

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企而理自

生成生成非我也

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者未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者自永生故忘生而不死疏明之世聖人弘道王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僉

屬荒季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跡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

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疏今喪亂

之時正屬襄周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

熟跡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諷孔子也

輕羽莫之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半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織

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

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舉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

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故乃歎此無

易以變

爲之至易而行彼有爲之至難弃支自舉之至輕而取支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者也

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

物寄之雖重不盈鎔銖有不勝任者矣爲

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福也故禍至重疏丈槐聽知能

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者也疏丈槐聽知能

於分內可以全生永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爲福

太折所以爲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竟之徒不知

戴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

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乳陸以彰其累也

已止也殆危也仲尼與天下爲一而内外同福也

疏生襄周之末當荒季之

○迷司馬云迷陽、休陽也。
言歸狂

時孰持聖跡，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屬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己効物，必致危已。猶如畫蛇作跡，使蛇之走逐徒費功。

迷陽迷陽

勞無由得掩以已，舉物其義亦然也乎。

無復吾

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也。

踰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臣父令其晦跡，歸光宜放獨他之無爲忘遣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全生之行也。

吾行郤曲無復吾足

曲成其行，踰郤空也。曲全生之行也。自足矣。

踰從順也。虛

郤曲者，迷又字。胥，退廣。自煎。然。司馬采。斧柄逃。自消。崔云。山有木故火。災也。愴。亡本又。

空其心，隨順物性，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踰也。山中之木，楸梓之徒，爲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桂，充燈炬爲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尔。

可食故棗之漆可用故割之踰

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皿用，所以割之，則無

役，此極多意也。

才能，天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與彼爲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與彼爲。凡無用，則自全其生。支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疏，櫟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轍之樹，商丘，炫已才能爲有用之用，而不知支离其德爲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或人承天下或云りく方カカタウテラキラカタウテラ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出諸子也。故問相與齊魯良。其用相。自金牛。美玉。少
執。大。人。謂。無。有。大。用。而。心。缺。又。更。其。心。也。謂。大。用。
良。出。之。木。自。謙。之。十。亦。鼻。又。不。慎。毋。用。也。而。其。人。也。
大。有。氣。然。無。體。皆。大。其。然。復。有。用。此。而。其。人。也。
民。也。也。自。全。而。外。發。力。無。者。然。不。會。也。
也。也。自。全。而。外。發。力。無。者。然。不。會。也。
也。也。自。全。而。外。發。力。無。者。然。不。會。也。
也。也。自。全。而。外。發。力。無。者。然。不。會。也。

卷六

桂宮主宰

